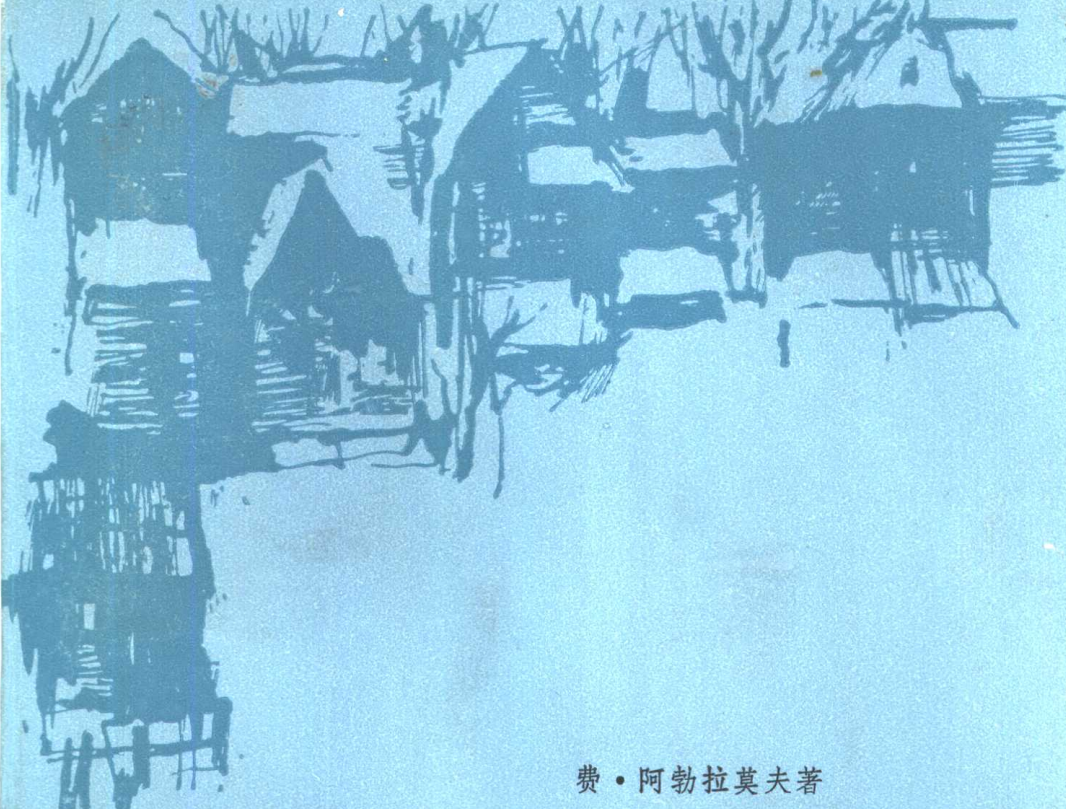




费·阿勃拉莫夫著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二卷

两冬三夏



Ф. АБРАМОВ
ПРЯСЛИНЫ

Книга II

Две зимы и три лета

本书根据 Ленинздат, 1978 年版译出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二卷

两冬三夏

〔苏〕费·阿勃拉莫夫著

张继馨 史慎微 严梅珍译

卢龙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277,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2,000册

书号：10188·458 定价：(六)1.40元

第一部

第 一 章

1

“轮一船！轮一船一来一啦！”

人群顺着斜坡上宽敞的大车道和蜿蜒曲折的小道，从佩卡希诺村的土冈上跑下来。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渡过了泛滥的河滩：有的划着小船，有的坐上孩子们玩的小木排，胆子大些的人，则干脆咬住衣服的下摆涉水过去。受惊的红嘴鸥在天空中不断地哀鸣和聒噪，经过艰苦的迁飞尚未来得及歇脚的黑色小水鸭，一群群地在如痴如狂的人们头顶上盘旋。

每年春天都是如此——头一艘轮船到来时，全村的人几乎一古脑儿跑出来迎接它。这是因为，轮船一到，皮涅加河两岸的春天就开始了。这时候，村子下面光秃秃的河岸上，忽然奇迹般地堆满了装着面粉和麦子的白色口袋，装着咸鱼的大肚子木桶，以及香气四溢的盛放茶叶和糖果的木箱。

这一年，谁也没有指望阿尔汉格尔斯克会有货物运来，因为那座挨饿的城市已经不知多少年依靠皮涅加的灰化土和砂壤土的出产来养活了。前线战士归来的希望也很渺茫。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哪能脱得开身？可是佩卡希诺村的河岸上好久没有这样热闹了。孩子、姑娘、婆娘、老人——

凡是能来的，全都跑到河边来了。

轮船在岬角后面久久没有出现。匆忙间用没干透的树枝点燃的小火堆燃烧不旺，大家只好挤在一起取暖。

终于，在对岸耸立的红色岩岸下面，有个白色的船头象冰块似地发出一道闪光。

“‘鸡婆’^①，‘鸡婆’！”孩子们嘲笑地喊起来。他们感到大失所望，因为缓缓开来的，不是德维纳河上那种神气而又漂亮的大轮船，却是皮涅加商人沃洛金在本世纪初建造的短途小火轮。

轮船费力地向前移动着，沿河密密地撒下四溅的浪花。激流不断地把它冲向对岸，泡沫翻滚的波涛簇拥着船头。肮脏的铅灰色船舷，仍旧按照战时的规定涂着黑色的条纹，显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但是，经过几年战争，“信使号”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叫哑，这回靠岸时，它又发出了刺耳的、清脆的汽笛声，好象一阵春雷在人们头顶上滚过。此时此刻叫人怎能不掉泪！可以说，在战争中“信使号”就是用它的这种汽笛声帮助人们活下去的。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每当它一鸣汽笛，在村子下面叫得震天价响，人们的心情立刻变得快活一些了。

轮船刚一靠岸，瓦尔瓦拉·伊尼亚欣娜和一群年轻的婆娘就缠住了船上唯一的男人，船长老头儿。

“怎么没把当家的给带来？难道你没接到命令吗？”

① 轮船的名字叫“信使号”，在俄语中，“信使”的发音与“母鸡”的发音相似。——译者

“当心，下回要是再空着船来，我们就把你扣留下来。”

“哈一哈一哈！要他有啥用呀？”

这时，有人大声喊起来：

“瞧那边，瞧那边！又来了一只轮船！”

这艘所谓轮船其实是装载干草的木筏，是从上游漂浮过来的。它在村子上首的河湾里象一块木片似地迅速旋转着，有两个人正用足全身力气压着桨（一根装在十字形横档上的带桨片的长杆子），拼命向佩卡希诺村的岸边划过来。

“这准是咱村的，”瓦尔瓦拉说。“大概是米什卡和叶戈尔沙。”

“是他，是他，那是米什卡的帽子。瞧，活象只红狐狸。”

“他们打鲁奇伊那边的林场里来的。”

婆娘们焦急起来。春汛时在佩卡希诺村的岸边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就是现在“信使号”停泊的斜土坡。

“把船开走！”她们七嘴八舌地冲着船长嚷起来。“你没看见吗？——有人朝我们这儿来了。”

“快开走，快开走！你得有点良心哪。”

船长骂了几句，没办法，只好下令起锚。

满载干草的木筏紧挨着正在掉头的轮船漂了过来。

2

从河边上望不见普里亚斯林家的房子——因为被谷仓

和窖棚①以及一棵枝叶繁茂的稠李树遮住了，米哈伊尔直到驾着大车上土冈，才望见了自家的家。

木屋是新盖的，墙壁的颜色花花搭搭的。

这是去年秋天他到林子里去时，临走以前盖的。盖得很仓猝，用的是旧木头——新木头只够盖阁楼和底层，于是便盖成了一座战时常见的木屋：屋顶还没有盖好，一只屋角就歪斜了，另一只屋角也在塌下去。不过，一般来说，在屋子里还是挺暖和的，过去普里亚斯林一家待在快要倒塌的破房子里，冻得够呛，他们对于新木屋简直赞不绝口。

米哈伊尔望着挂在屋角的小红旗出了神，没发觉母马已经跑到小窗户旁边了。

“吁——吁——！”他吆喝着冲过去追赶大车。

但是，没等到他跑到跟前，母亲已经把马牵住了。

“可回来啦！我们盼哪，盼哪，都盼得急死了。婆娘们对我说：你家的米哈伊尔运干草回来啦，我听了高兴极了。”

安娜微微仰起瘦削的、饱经风霜的脸，想仔细瞧瞧儿子的眼神，可是米哈伊尔的目光从她头顶上滑了过去。于是她歉疚地望着院子正面倒塌的栅栏说：

“这是上个星期撞坏的。运厩肥的时候撞的。”

“不能打后院走吗？那儿的栅栏门哪怕三驾马车都通得过。”

“就那么撞坏了。没想到打后院走。”

① 地窖上方用圆木搭建的棚屋。

“你们什么都没想到。要是叫你们自己把栅栏修好，大概就会想到了。这是什么？”米哈伊尔朝台阶旁边一堆垃圾点了点头，大声说。“把垃圾倒到野地里，胳膊就会掉下来吗？”

等到装满干草的大车驶到牛舍前面，米哈伊尔变得温和起来了。他甚至停了一会儿，好象在倾听大门里边奶牛白星儿的动静。原来在牛舍门口用来保暖的一束束黑麦秸后面，经过一个冬天，麦秸都已经发黑了。

但是白星儿没有想到跟主人打招呼，于是母亲代它回答说：

“快啦。一切都挺顺当——咱们很快又可以有牛奶喝了。再过两个星期就有了。”

“你没有记错吧？”

“没有。我和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都计算过日期。正是这个时候。”

去年入秋以前，普里亚斯林家是用大车把干草和麦秸从圆木跳板上拉到阁楼上去的；当秋天米哈伊尔在林子里的时候，跳板散了架，从那时起，他们就用双手来搬运饲料了。

现在米哈伊尔想到了别的办法——他把牛舍后墙上的原木拆下几段，把大车停在后墙跟前，用草叉把干草从车上直接卸到阁楼上。

米哈伊尔动手解开大车上的绳子，这时安娜就跟他聊起了家常；丽兹卡和塔季雅娜在牛犊棚里，佩季卡和格里什

卡跑去摘酸果蔓了……

“怪不得我在河边没看见他们，”米哈伊尔说。“人家的孩子都在河边，咱家的却没去。”

“都吵着要去呢，苦苦地求我，说他们要去看轮船。可我说：‘这怎么行？你们的良心到哪儿去了？拿什么来招待你们的米沙？’他们等你等得好苦，心里只惦记着米沙，眼睛一个劲儿盯着窗外。你得夸奖夸奖他俩。他俩可懂事呢——如今劈木柴，提水，我跟丽兹卡都不用管了，全是他俩干。”

“升三年级了吗？”

“就要升了。我那儿碰到阿芙古斯塔·米哈伊洛夫娜，她说，她不用替他们担心。”

“那个小捣蛋呢？”

安娜把目光移开了。

米哈伊尔从大车上取下一只桦皮篮子，那里面装的茶壶叮当作响，他没好气地问道：

“又闯什么祸啦？”

“闯了。钻到女教师的炉炕里，把瓦罐里的粥全喝光了。”安娜叹了一口气。“我本来不想叫你扫兴，可是有什么办法，反正是瞒不住的。”

“好了，你去把阁楼打开，”米哈伊尔说。

他皱紧眉头，用沉重的目光打量着村后的田野。今天他坐木筏回来的时候，心里多高兴啊！战争结束了，这是从未有过的大喜事。可是这会儿还没跨进家门，昔日的绳索

又缠上了身。

费季卡(已经好久没有人叫他费久什卡^①了)是全家的累赘。他偷起东西来了,癖性象狼一样。开头是小偷小摸:一棵白菜,一个萝卜,一把粮食,背着家里人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起来。后来越偷越多,竟偷起别人嘴边的东西了。去年他偷了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八公斤大麦粉。那是农庄发的农忙期间的口粮,整整一份,一星半点也没吃过。可以想象,大伙都轰动起来了——是谁干的?该怎么惩治小偷?可是这时那个红毛鬼却不动声色,每天早上象去上工似地跑到村后的空羊圈里,坐在一个木墩上(那是为了坐得舒服些,特地带去的),把手伸到袋子里。他就是这样坐在袋子旁边的木墩上,被丽兹卡逮住的……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他象谁呢?”米哈伊尔又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

母亲打开阁楼的大门,递给他一把草叉。娘儿俩很快就卸完了车。然后,安娜拿着草耙从上面下来,走到米哈伊尔身边,使劲耙着车上的草屑。

“算了,”米哈伊尔说。“又不是什么好草料,是秋天割下的干草。”

“哪儿的话,我一样喜欢。咱们平时都没有饲料,这回该叫大伙羡慕啦。”

“有什么好羡慕的。这些干草把我和叶戈尔沙折腾得

^① 费久什卡是费季卡的爱称。——译者

好苦——这该死的。去年秋天我们为了割这些干草，什么鬼地方没去过！刚才又扛着它走过沼泽地——嘿，真够呛！”米哈伊尔朝四面张望一下，板着脸把嘴一撇：“需要帮手的时候，咱家的孩子总不在跟前。”

“你是要牵马吗？”安娜早已猜到他的想法，很快地点点头。“别着急，进屋去吧。我来牵。”她朝水井那边望望，忽然把两手一扬说：“那儿不是他们两个马大哈吗？瞧他们玩得多起劲——什么都没看见。”

在头一口水井后面，在沼泽地旁边用木条钉的栅栏上，果然探出两个灰色的小人影儿，打远处望过去活象菜园子里的草人。

“你们发什么呆？”安娜招招手，喊道。“看见谁来了吗？”

“来呀，来呀！”米哈伊尔也大声喊叫，鼓励吃力地跑过来的哥儿俩。“喂，看谁跑得快？”

佩季卡和格里什卡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俩长得又瘦又苍白，就象地窖里的青草，甚至一阵奔跑之后，病态的脸上也没有透出红晕。不过他们那紧盯着哥哥的小眼睛，却闪烁着愉快的光彩。

他俩彼此出奇地相象，正如家里人开玩笑说的，连到院子里去玩也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家里人当然不会把他们弄错，可是邻居的孩子为了方便，按照自己的方法给他们取了外号。两年前，格里什卡的上嘴唇被钉子划破一道口子，从那时起，米哈伊尔就经常听到人家这样叫他：“喂，豁嘴儿！”

就连女教师阿芙古斯塔·米哈伊洛夫娜也是凭着那道伤疤来区分他俩的。

“真是好样儿的，”米哈伊尔说，一边赞赏地拍拍他们的脑袋。“这么说，都升三年级了？”

哥哥的夸奖使双胞胎感到莫大的高兴，他俩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眼，又瞧瞧母亲。

“带回了什么东西？拿出来招待你们的米沙呀！”

佩季卡和格里什卡早有准备地递过来两只桦皮篮子，里面装的湿漉漉的酸果蔓透出了红色，上面粘着一层很厚的脏土。

米哈伊尔在每只篮子里拈了一颗浆果，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几只瘦小的光脚板，和下半截湿淋淋的裤腿。

“你们往后别到处乱跑了。见它的鬼去！瞧着吧，仗打完了，咱们很快就要穿靴子走路了。现在把大车驾到马棚去，快！”

佩季卡和格里什卡不等他说第二遍，一下子就爬上大车，并排坐到前座上，两个人同时拿起了缰绳。大车越是走远，看上去驾车的越是象一个人。

“也许正因为哥儿俩这样形影不离，他们在这种年头才熬过来的吧？”米哈伊尔心里想。

他把一只手拢在嘴上说：

“快点回来！咱们来喝茶。就着面包！真正的面包！”他大声地添上一句。

米哈伊尔走进屋子，把上面系着熏黑的茶壶和饭盒的桦皮篮子放在地板上，又把装着毡靴的口袋扔到床边，然后解开了皮带，皮带上系着挂斧头的铁环和一把装在蹭光了的皮刀鞘里的大猎刀。他脱掉经过雨雪浇淋已经褪色的、有好几处破洞的棉衣，又摘下火红色厚毛狗皮耳帽，然后从高架床下面钻出来，挺直了身子。

他终于到家了……

他待在家里的日子向来不长，从入秋到开春，他都待在伐木场上，然后去流送木材，接着就是农忙——一连几个星期在很远的割草场上流着汗，后来又是到林子里去。年年都是这样。

地板已经擦洗干净——知道亲人们在等着你，心里感到很愉快。屋子的四壁还没有装饰起来——没有糊墙的东西，连卷烟卷儿的纸都难以弄到。只有父亲那帧用绣着公鸡的手巾装饰起来的照片下面，贴着一幅鲜红色的、上面印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宣传画。

米哈伊尔走进里屋，朝闺房里望望——他们把里屋后面有一扇小窗的小小角落叫做闺房。当米哈伊尔打算给妹妹隔出一个单独的角落时，母亲曾经劝阻他，可是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让丽兹卡跟男孩子睡在一间屋子里可不大好，她是个姑娘家。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

闺房里靠墙放着一张搁在松木桩上的板床，板床上整

整齐地铺着一条旧毛毯，床头上按照规矩放着枕头。米哈伊尔笑起来：这些都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丽兹卡自己布置的。一个半月以前，在他上一次从林子里回家来的时候，板床还没有呢。

他回到前屋，重新把屋子打量一番，目光接触到炉子旁边有铅笔线和刀斧痕的新柱子，又笑了起来。普里亚斯林家日子过得不错呀！

在这段时间里，安娜一直用眼睛盯着儿子，这时她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啊，谢天谢地，他对木屋总算满意了。

“是烧茶炊，还是烧澡堂？”她问道。

“稍等一会儿，让我定定心。”

米哈伊尔坐到炉边的宽板凳上，脱掉厚油布高统靴——右脚上的靴筒又磨破了，母亲从炉炕上拿给他一双呢子靴筒的毡靴，他把双脚伸进去，觉得暖烘烘的。现在一切都舒齐了。

“在河上好冷啊。”他卷着烟卷儿说。

“怎么会不冷。我清早去运厩肥，寒气一直透进骨头里呢。”

“还没有准备春耕吗？”

“正在准备。等着你呢。安菲萨·彼特罗夫娜不知念叨过多少回了：咱们的主要劳力怎么还不来？”

米哈伊尔用火石打出火星，甩一甩冒烟的火绒，让它燃烧起来。他吸着烟，用一双笑盈盈的栗色眼睛瞟着母亲说：

“说说吧，你们在这儿是怎么庆祝胜利的？热闹吗？”

“热闹。什么都有。有热闹，有眼泪，也有快乐。有人蹦跳，有人哭喊，还有人拥抱……”安娜鼻子里哼唧一下，可是发现儿子风尘仆仆的褐色脸颊上那两块咬肌鼓了起来，她赶紧用手抹去了眼泪。“管理委员会前面的路上挤满了人，有人发表了演说，大伙儿打着小旗在村里转上一圈，后来就开始认购公债。我糊里糊涂地就认了三百卢布。”

“我也一下子认了一千五，”米哈伊尔说。

“你看！还有丽兹卡这傻丫头，连她也白花了五十卢布。她可完全是多余的。就赚那么一点儿。把红领巾挂到房子上就行了……”

“随她去吧，”米哈伊尔宽解地说。“这样的大喜日子……”

“钱可不是木片儿——没撒在大街上。前几天还给派了捐税。”

“捐税？”米哈伊尔纳闷地瞧瞧母亲。在这以前，纳税的事他们家从未沾过边。

“派在你的名下。”

米哈伊尔深深吸了一口烟，噓噓作声地喷出了烟雾。

“他们倒没忘记。我什么时候满十八岁？再过两星期吧？”

“就是啊！我已经跟安菲萨·彼特罗夫娜讲过了。她说：‘这是照章办事。到缴第一次捐税的时候他的年龄就满了。’”

米哈伊尔让烟头烧灼着嘴唇，吸完了自制烟卷，把熄灭的烟蒂放在手掌上搓碎，再把剩下的烟丝倒在一只小铁盒里。

“不要紧，好歹总会应付过去。我想申请到采伐站当一名固定工。如今在林子里干活粮食要多发一些，对该供养的家属也多少会发些口粮。还要发棉布……”

这时台阶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门一下子打开了，丽兹卡象一阵风似地扑进屋来，一刹那间她已经搂住了哥哥的脖子。

“人家告诉我：你们家的当家人回来了，我听了拔脚就跑，什么也顾不上了。塔妞哈在后面喊：‘丽兹卡，丽兹卡，等一等！……’我想，不要紧，你又不是钱包——丢不了。”

丽兹卡看了一眼跟在她后面跑进屋子的佩季卡和格里什卡，忽然板起脸来。

“小妹妹在哪儿？不害臊的家伙！丢下小妹妹不管了！快去把她找回来！”

米哈伊尔就喜欢妹妹这种精明能干。他外出的时候，经管这个家的不是妈妈，而是丽兹卡。

他露出一丝笑容打量着妹妹，妹妹正踮着脚尖、耸起身子把她的粗布外套挂到门楣下边。她那泛白的亚麻色头发梳得整齐光滑，一条扎着红缎带、编得结结实实的大辫子直拖到腰际。一般来说，从这条辫子看来，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可是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她一点儿也不象是十五岁，就象一棵长在沼泽地里的孱弱的小松树……